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Julie Thompson Klei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1996 by the Rector and Visi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登记号 图字: 10-2004-008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

原 著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翻 译 姜智芹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省南通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85 千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7-305-04291-9/C · 135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我们正跨入一个理性知识时代,如果在一些地方除了那些已被接受的分类外,我又做了划分,那么,不要认为我不赞同那些我没有采用到的划分方法。

——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1605

目前,思维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当对象、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为思想的扩展创造或确定了前提的情况下,仍旧以不变的形式、范畴、概念等来思考。

——C. L. R. 詹姆斯:《关于辩证法的笔记》,1981

目 录

总 序

致 谢

导 论 学科互涉 1

第一部分 边界跨越

第一章 学科互涉的出现 23

第二章 边界渗透 47

第三章 学科互涉/学科关系中的边界作业 72

第二部分 边界研究

第四章 学科互涉研究 113

第五章	文学研究中的学科互涉谱系	174
第六章	国家竞争力与学科互涉研究的“中心化”	228
结 语	学科互涉的未来	274
参考资料		314
索 引		345
译后记		378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

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致 谢

著作同孕育它的对话一样重要。我特别要感谢以下诸位：

关于边界作业：汤姆·吉恩

关于学科：路德维格·哈伯、托尼·比彻和威廉·多蒂

关于学科互涉：斯坦·贝利斯和雷·米勒

关于学科互涉研究：罗伯特·沃伦、丹尼尔·里奇和埃尔温·斯托塔德

关于文学研究：杰利·赫伦

关于问题中心研究：达里尔·丘宾、保罗·霍克、勒尼·弗里德曼和唐·鲍德温

关于知识描述：凯瑟琳·海莉丝和琼·菲谢拉

关于策略与格局：大卫·沙姆韦、乔治·克莱恩和托马斯·莫勒

我还要感谢艾丽丝·贝内特和黛博拉·奥利弗，感谢她们不辞劳苦地审阅了原稿。

最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比尔·纽厄尔和埃伦·梅瑟-达维多，他们在我数易其稿时，不断地质疑、挑战。

书中的部分内容在出版之前以其他形式发表过。

第一部分中的有关内容,以《学科互涉与问题中心探究》为题,在“图书馆与学科互涉探究”专号——《图书馆动向》(1996 年秋)上发表过。

第二章与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原是《知识:学科的历史研究与批评研究》一书中的“模糊、断裂与跨越:渗透与学科裂变”部分,这部书由埃伦·梅瑟-达维多、大卫·西尔万和大卫·沙姆韦编选,夏洛蒂斯维尔(Charlottesville):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出现在《社会文本书写:社会科学话语中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文本/语境:社会科学中的文本性与修辞学”部分,这部书由理查德·哈维·布朗主编,霍索恩,纽约:德格鲁特(DeGruyter)精装版,1992 年版。

结论中的部分内容是对论文与著作的修改,包括:“知识与信息之发现”(《当代学科互涉研究》,1994)、“学科互涉研究”(与威廉·纽威尔合著:《大学生课程指南》,1996)、“21 世纪的学科互涉研究”(与威廉·纽威尔合作,《普通教育杂志》,1996)、“学科互涉与成人学习者”(《文科研究生学习杂志》,1995)及“面向成人教育的学科互涉理论”(《抉择》,1995)。

目前,关于知识有两种说法广为人知,第一种说法是知识日益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引证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结果相似。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学术研究的突破,新的奖学金的提供,以及学科的新要求,将20世纪60—70年代的口号“学科互涉的时代到来了”(舒茨,1985:9)提上了学术界的议程。第二种相关的说法是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关于边界的定义不一而足,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到地理面积与政治力量的分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家领域的出现,“边界”一词已成为探讨知识的新关键词。

边界作业

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隐喻成空间令人注意到范畴和分类凸显差异的方式。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

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由于合理性、权威性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于是便建立了评价体系,知识也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菲什尔,1993:13—14;沙品,1992:335)。

边界作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学科的形成(吉恩,1983,1995;沙品,1992),在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时,唐纳德·菲什尔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学科互涉活动(1990,1993),边界作业出现在所有的知识领域,因为边界问题具有普遍性。本书通过考察一个重要的但尚待研究的例子,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概念。以前的研究通过强调边界的形成及维持,倾向于将边界跨越看作一个悖论之物,一个外围事件,或一个发展阶段。然而,在这一历史观点中,边界跨越所造成的互动与重组就像边界的形成与维持一样,也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构成的中心。

导论及第一部分探讨学科互涉的成因。导论界定了学科互涉及其理论化的方式,第一部分考察学科互涉行为的制度背景、边界渗透的原因以及出现在学科互涉实践中的边界作业。边界跨越刺激形成了互动“贸易区”(trading zone)、通用语言、混杂社区、专业角色、新的体制结构和新的知识范畴,就连学科互涉活动也免除不了界定和使其合理化的边界问题。第二部分运用第一部分中形成的概念框架,在学科互涉、独立学科和国家研究体系三个层次上进行个案研究。本书的结语部分对整合过程、判断标准和惯用策略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它们对学科互涉活动的未来前景非常关键。

像我此前的两部书一样,本书潜在的读者是广大的,他们可能是任何一个思考、从事、评价或反思学科互涉活动的人。本书在几个方面与此前的两本不同:《学科互涉:历史、理论与实践》(克莱恩,1990b)是一个描述性的鸟瞰,旨在提供广泛对话的基础,重点是定义和描述;《当代学科互涉研究》(克

莱恩和多蒂,1994)是一个手册,旨在提供由一流专家讲授的学科互涉课程指南,重点是教学实践;本书更进了一步,它为理解、研究和支持学科互涉实践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重点是学科互涉知识的产生与构成。

这一重点将本书置于几种集中探索的交叉点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知识研究领域的扩大,产生了一幅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包括访谈与调查、人种学研究、谈话与话语分析、引文分析、批评史研究、档案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地点的经验主义分析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分析。研究学科互涉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档案研究上,有关学科互涉的话语遍布互不关联的大量文献之中,必须进行收集,使之彰显。不过收集的任务同批评史研究及话语分析密不可分,因此,必须重新推想学科互涉的起源;对学科互涉话语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评价。

定位是这种分析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马歇尔·德·塞窦看来,所有的知识都要被定位,不管探究的空间是日常的、实践的,还是协商的、竞争的(1984: 139)。知识空间问题就像绘图问题,这是一个通过把知识比作地图而将其强化的类比。欧洲的历史版图是一个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图式化的系统,这一系统象征性地用经线和纬线将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四边形,这些划分又进一步细分为度、时、分、秒更小的度量单位。总起来看,它们形成了嵌有参见点的图案。尽管它们在分割主权国家领土时十分方便,但其精确性却很成问题,边境争端必然随之而起。1884 年对非洲的分割印证了这一切,所有划分这一大洲的殖民地边境线,其中 44% 来自于地图的纬线和子午线,另外的 30% 是武断的曲线和直线,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湖泊、河流、高山、峡谷这些明确的地形学特征。这一

划分方法也忽视了边境制度与边境地带的存在(斯托塔德, 1991: 6)。

比较而言,传统的学科研究已经导致了对知识领域及相关学术团体误导性的简单化描述。托尼·比彻拓展了将知识图式化的隐喻,强调形式与实践的多样性,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地形学图案(热带、温带,高山、海洋)、跨国联系(种族起源、政治信仰、宗教关系)、经济的、功能的和职业的相似性(对工业化地区、原材料产地或那些提供服务活动的地区的关注)、以及宽泛的社会文化特征(都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对立),它们在知识领域中的对应部分由基本特征(硬的、量的、累积的或软的、质的、重复的,理论的或应用的)、共享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突变论、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技术设备(电子显微镜、计算机建模)和社会文化特征(人与问题的比率、出版的频率与形式、合作的范围、竞争的本质)组成的(比彻, 1990: 335—336, 343—344)。

4 涵盖这种多样性和新的学科互涉领域的知识重组,凸显了当前边界跨越的程度。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多根和帕尔, 1990: 85)。这一发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学术结构。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机构的显结构(surface structure)一直被学科所主宰,学科互涉用查尔斯·赖莫特的话来说,处于一种“隐结构”(shadow structure)状态,“隐结构”是赖莫特描述结构与策略的复合构成时使用的术语,而这些结构与策略对流行的学科深度隐喻是个挑战(1990: 6)。20 世纪后半期,随着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学科互涉等成为知识的显著特征,显结构与隐结构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层含义是学科与学科互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通

常被描述为对立、悖论或者二分 (dichotomy) (罗德儿, 1988: 659; 克莱恩, 1990b: 106)。对边界跨越详加审视, 会发现学科与学科互涉在相互补充、彼此参证与批评的动态活动中, 是促动性的张力。新的宏观知识模式与知识文化的微观分析, 使人对标准模式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标准模式假设学科间的一致性, 但这种一致性被实践的异质性和关于什么是学科构成的“固有”元素的争论所掩盖, 而给人以错觉, 学科的标准模式反过来通过关联, 将学科互涉的标准模式提升为相关的或共同存在的理论、形式与内容。虽然进行了这些活动, 但并没有成功地使学科与学科互涉历史地、社会地分开, 标准模式减少了历史性的变化和基本理论、形式、结果及问题的多样性 (斯魁尔斯, 1992: 202, 204)。

将学科互涉图式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理解的任务被“丛林般的现象” (哈伯, 1992a: 195) 搞复杂了。学科互涉活动包括一系列复杂的、自相矛盾的实践, 它们与不断变化的类似活动并存。基尔斯·古恩极为正确地指出: 许多学科互涉研究的最终结果, 如果不看其表面的目标, 是质疑和打乱对最基本的知识描述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阐释, 这些关系表现为起点与终点、中心与边缘、焦点与非焦点、内部与外部等 (1992a: 249)。图式化也被学科互涉活动中的多重边界跨越搞复杂了, 而它们并非严格学科性的或学术性的。

边界包括专业知识与一般知识 (深奥的知识对日常生活)、科学与非科学 (伪科学与实用科学)、学科 (物理对化学或生物学)、亚学科专业 (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混合领域 (社会心理学、环境研究、材料科学)、学科群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类学范畴 (硬知识对软知识、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学习能力 (综合思考、文化水平、比较方法论、处理多样性的能力)、知识活动 (传递对发现、解释对阐

释)、知识形式(定量的对定性的,客观的对主观的、规范的),社会部门(工业、学院、政府和公共领域)等的划分。

即使在单一领域,边界的复杂性也是存在的。比如女性主义研究就涉及知与行,主观意识与客观意识,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学科关系、专业关系、学科互涉关系等多重边界。比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分子生物学研究和计算机科学研究跨越了学科界限、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科学家角色的承认与否的界限,跨越了将学术研究、政府工作、工业生产恰当分开的预设。为了理解单一的边界跨越,我们必须理清一组复杂的利益、行动与结构关系。

不管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关于知识的论争通常由隐喻来导引(比彻,1990:333)。在过去几十年里,描述知识的隐喻已经从基础与结构的静态逻辑,转向网络、电子、系统、领域及拓扑的动态特征,这些隐喻描述了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比如关节点、结合处、限制、交叉、互相关联、互相渗透、打破及断裂等(古德曼,1995:222—223)。在这些隐喻中,领域(field)是最重要的,皮埃尔·布尔迪厄(1993)通过将领域(champ)界定为一个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特定力量关系的独立社会区域,提供了一个理解理论知识的模式。在日常语言中,“领域”一词指称任一系列重复进行的活动,不管是健身操、比较文学,或者如布尔迪厄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指艺术、文化、宗教、司法和大学(波斯纳,1988)。像其他地方一样,大学是确定合法成员和等级的条件与标准的争斗之地,学科互涉是一个以多种形式进入大学领域的争议性概念。

对知识的质疑

推动这一探索——知识正日益变得学科互涉,边界跨越

也司空见惯的那些观点,意味着一个同样突出、甚至会被质疑的观点。伯顿·克拉克 1983 年在其著作《高等教育体系》中提出了这一质疑的框架:“简而言之,是分科而不是惯例正日益成为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决定因素,强调学科的首要性就是要改变我们对职业与学科体系的看法:我们将大学或学院视为汇集国内外学科的地方性机构,这些机构输入、引进知识取向、评价标准和更大领域里的惯例,学科的划分转向内部的调整,无论其性质是什么样的。”(16)

当前的学科形式是相对晚近发展起来的,仅一个世纪多一点,不过,其在整个知识体系构成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从科研规划、课程设置,到编委会制定的优等标准、基金署及聘期与升迁委员会,都是如此。学科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克拉克说它构成了“第一原理”,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学科专业化这一模式在美国最为发达,不过其影响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发达或半发达国家无不具有有组织的学科,以学术团体这一常见形式在全国反映出来。”(35)作为一个主导原则,学科有其必要性,它暗示出否则学术体制就无从建立,并且以越来越专业化的材料,对知识进行组合。

学科互涉凸显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美国的一个私人顾问机构,在 1986 年的一份物理学报告中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发展:

物理、化学的界面彼此频繁交叉,以至于其确切的界线模糊难辨。其界线与其说是由于任何内容方面的明确划分,不如说更多地是由语言和方法的逐渐变化来标志的,它已成为整个分子与原子、表面与界面、液体与固体科学在理论、应用上的不断进步之

源。不过尽管如此,美国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之间直接的、合作性的互动程度还是非常有限,在大学里尤其如此。这些关系最近开始密切起来,特别是在学科交叉地带。(《科学界面与技术应用》,1986: 53)

7 虽然学科互涉不仅局限于科学与技术,但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对物理学描述的突出变化,在材料科学作为一门混合学科的出现、新的计算工具与概念激起的互补性交流(cross-fertilizations)、物理学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的运用、普遍地跨越将基础科学同工程学区分开来的传统边界等方面,极为明显。然而,即使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的知识在大型同步加速器设备方面正趋于融合,即使化学与物理,甚至某种程度上与生物学之间的界线,在宏观分子研究中已经趋于模糊,学术奖励体系仍然青睐传统的学科范畴,因此,学科互涉研究依然受到制约。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虽然设计了一幅与克拉克不同的图画,其描述仍然受到学科力量的限制,以搭建桥梁(bridge building)和顺应(accommodation)的方式组合知识。

在对德国研究进行重新规划时,杰弗里·派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作为学科互涉研究的范例,同时也是一种主题宽泛的研究,德国研究变成了一个场所或者说战略据点,在这里,这门学科从批评与研究的角度反思自身及其实践;在这里,关于德国的各种阐释——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汇集或分流。作为一个多种主观性的冲突使差异凸现出来的间性空间,德国研究激起了对这一新课题是如何形成的思索。正是在这一间性层面上,德国被构建、被探讨,被这些领域

的研究者表述,而这一切构成了德国研究中更具个性差异的实践。(1989: 184)

派克重新界定了学科(discipline)这一概念,将之视为一个新的区别性领域,这一论点在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许多后结构主义实践那里进一步发展。他批评说,学科甚至许多学科互涉项目,与其说是在合,不如说是在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多元性说法,一些人,如派克,指出不应该将边界融合,而应该继续跨越,以促进交叉结构及新问题的出现;另一些人则偏激地辩解道,从来就没有过非学科化的知识,他们认为学科是古老的结构形式。系科用查尔斯·莱莫特的话说,是“忠于职业的学者有组织的休息处,这些学者中很多人的学术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科互涉或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而达到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程度”(1989: 13)。但在所有的反对批评中,探索的范围由于对象的放开而重新确立,用一种偏离中心范式和结构转换的方式,对知识进行组合。

这三种观点都是对知识的限制性描述,因为影响它们的力量同时起作用:克拉克重申了学科的重要性;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强调了从借鉴方法、观念,到形成新的混合领域的所有活动;派克提醒人们注意新的批评实践。但即使这些例子也不能解释孕育知识正“日益学科互涉”这一信念的全部力量,一些制约因素妨碍了学科互涉要素的和谐。研究与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通常认为要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日常的影响和不同科目的方法,以一种更具渗透性、更微妙、更缓慢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学科互涉,这种学科互涉甚至出现在学科领域的中心地带(斯魁尔斯,1992: 202,209)。